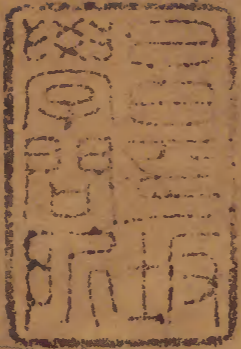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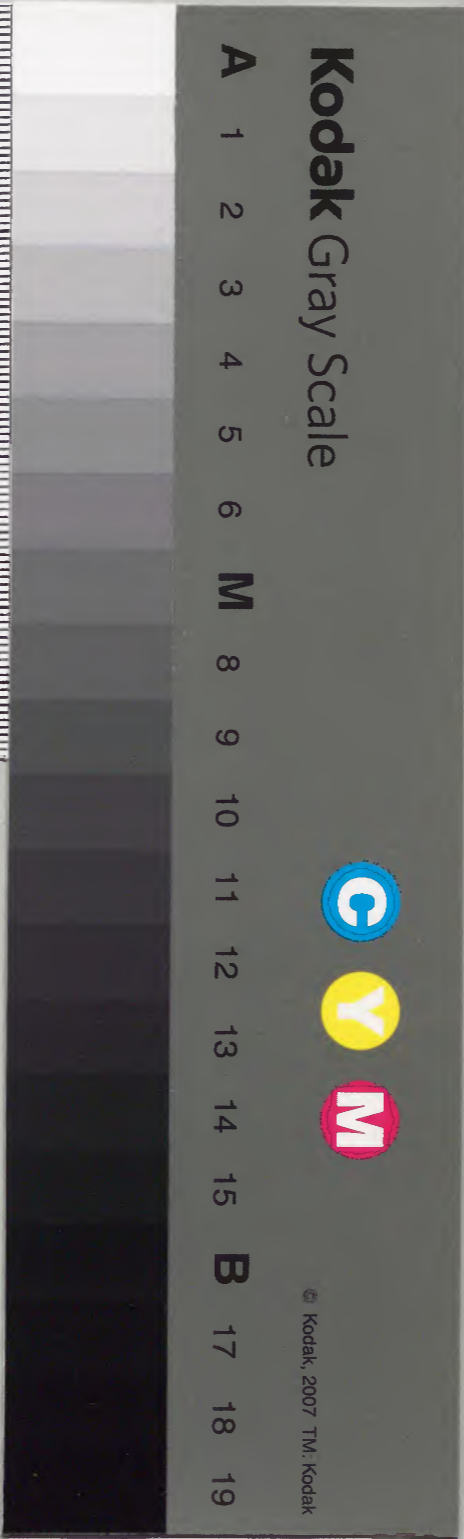
廿六之九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一	三	〇	七
八	六	〇	二
漢書門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〇	一	五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7)
函號	298	251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論語入

里仁篇上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

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淺草文庫

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淳

問里仁爲美。孟子引用，白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質孫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著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淺，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爲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髣髴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蓋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

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義剛。賀孫錄云。亦有不能勉強一時者。

至之間。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莊祖。晞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

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為而為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賀孫。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升卿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銖

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淡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淡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升卿

或問仁者心無精粗。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為仁者安仁設。節。集義。

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理。又問纔有些箇攪絕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纔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著自去看。

問不能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爲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高

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他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白地壅遏得住。所以非獨不得爲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賀孫

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亦見此意思可學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無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時舉問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

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個

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賀孫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南升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切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前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人傑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備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

差。明典

楊氏云。苟志於仁矣。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先生問學者。過與惡如何分別。曰。過非心所欲為。惡是心所欲為。曰。惡是誠於中形諸外。所以異也。錄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

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學蒙

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

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

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

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錄

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

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

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

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

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一事。又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

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南升

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諂曲以

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前者。

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

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

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

解過一徧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特舉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

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

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

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

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

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

不讐。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

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備

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義剛

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

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却。賀孫○明作錄云是除却了非也

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看得方是。炎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

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審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

他可見。一作下面工夫無緣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

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可。恪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替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會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恪

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

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雖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又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著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寓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人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會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側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護孫錄云。此下云。然必先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必是於孟子言舍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

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爲不捨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捨而著其捨處說。爲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端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壽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義剛

蜚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可學

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止得字。必大。集義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即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

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溫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這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

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卽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裂。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

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曾得知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略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庶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溫柔寬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嫌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路上熟。惡不仁者便是箇剛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彻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間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側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略略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夔孫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

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蓋

問好仁惡不仁。莫只是一樣人否。曰。把做一樣說也得。把做兩樣看也得。也有那好仁底人。也有那惡不仁底人。如伯夷便是惡不仁底。柳下惠便是好仁底。因言此數段。皆是緊要處。須是把做箇題目。只管去尋始得。尋來尋去。將久自解有悟。如喫物事。味味皆好。却須知道那一般最好。其所以好是如何。方是。義剛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端蒙

好仁者無以尚之。只是將無以加之來說。此與惡不仁一段相對。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會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仁者。徐元震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雷

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便別。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好仁。故別。壽昌

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地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

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會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濼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濼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高

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著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法萬事。都只

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賀孫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爲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貪心篤好。必求其至。便喚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賀孫。集注。

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仁之事。問這處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寓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再求力可做。却不自去著力耳。間或有會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某舊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語脈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

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某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胡泳

一日諸生講論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爲美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爲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蓋謂孔子以好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爲劣也。曰惡不仁者。亦不易得。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和易也。正不須將好仁惡不仁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爲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却不惡他也。去僞。集義。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可知。君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莫是失否。曰亦是失也。去僞。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

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熹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熹

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而言。淳

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

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

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義剛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淺不

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

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

無過。也不敢係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

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

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淳

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此理。所以伊川

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湖南諸公以

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於走獸。云

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為似湖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不踐生

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聖人

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南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

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

禮記與人同過之意。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

性之問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

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

血脈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時舉

問過於厚與愛雖未爲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見得是君子本心之德發出來。曰。愛與厚。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南升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備

問伊川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奢也。寧儉同意。曰。近之。人傑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豈人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韋齋記。以黨爲偏。云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去僞

問昨與劉公度看南軒爲先生作韋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觀在己。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知二說先生孰取。曰。觀人底是。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卽是此意。又問不知此語還是孔子說否。曰。固不可知。只是有此理。曰。以琮觀之。不如觀己底穩貼。曰。此禪話也。曰。琮不識禪話。但據己見思量。若所觀在人。謂

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小人於其黨類亦有過於厚處。恐君子小人之過。於厚薄上分別不開。故謂不如只作觀已說較靜辨。曰。有觀字。有過字。有知字。不知那箇是仁。或謂觀便是仁事在那裏。曰。如琮鄙見。觀字過字。知字皆不是仁。仁字政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黨是已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已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理。曰。如此則却常留箇過與已私在傍邊做甚。琮曰。此是聖人言知仁處。未是言為仁處。曰。此是禪學下等說話。禪門高底也。自不肯如此說。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否。琮

朝問道章

問朝問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賀孫

問朝問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問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寓

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尊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會聞。今日聞之。便是程子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知後須要得。得後方信得篤。夕可死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明作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

父子言類卷二十一
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澆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

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莊祖

問朝問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格

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南升

朝問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熹

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若是聞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胡泳

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聞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

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少異。讀者詳之。時舉。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毫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賀孫集義。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

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

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

如此。義剛淳錄云。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若不見得。恁地。確定便是實見。若不實見。得又都別了。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

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

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

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

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

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

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

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

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

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

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

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會子易簣。當時

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只

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賀孫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義剛

衆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著似平淡。子細去窮究。其味甚長。義剛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

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時舉

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謨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爲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賀孫

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便安了。曰。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爲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欽夫云。吾儒無適無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大雅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

所倚乎。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卽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爲義。南升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賭。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義剛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南升

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端蒙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明作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先生默然良久。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自修省耳。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川却做感應之理解。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

論語上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言。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未知是否。壯祖

放於利而行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管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南升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闕利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義剛

能以禮讓為國章

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利息。所以人怨。明作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

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備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略。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賀孫

問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爲禮。

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爲虛文爾。其如禮何。莫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爲國。何難之有。心則是無實矣。雖

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爲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南升

義剛說禮讓爲國一章。添不信仁賢。拂百姓從己之欲等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與讓。此只是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爲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敦教化中。

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粗。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剗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粗說較強。良久歎息。言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人謙遜。義剛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南升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耍做些事。便要誇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賀孫

非是惡如此其理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

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

時舉

問一貫曰恁地沈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

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

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

人頭上如何而可道夫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

是怨底事。

拱壽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其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銖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時舉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為說。曰。不是如此。只是一二三四之一。只是一箇道理。胡泳

一是忠。貫是怨。道夫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怨也。體一而用殊。人傑

忠怨一貫。忠在一上。怨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怨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讚

忠是一。怨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賀孫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

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已物我。都是不會理會。聖人又幾會須以已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違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闕祖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蓋

盡已為忠。推已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德明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闕祖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泳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闕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端蒙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道夫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淳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會子為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學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著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問祖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

例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端蒙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端蒙

問會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

會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會子借此為說。方子

會子一貫是他逐事一做得到。及問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為。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方子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大雅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

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卽忠恕。忠恕卽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爲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卽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

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闕誤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裹而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

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爲忠。在外爲恕。忠卽體。恕卽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卽爲孝。事君卽爲敬。交朋之卽爲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槩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

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會做來。所以知。若不會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

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爲臣推其敬以事君。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顛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會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二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爲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其

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爲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去偽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

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又曰。會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會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萬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會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眾理。賀孫

會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而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

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流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會見得。如會點浴沂一段。他却是真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洒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拈出教人。備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箇道理。會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

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已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先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盞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略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件。一根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會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

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卽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錄

蜚卿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祇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開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著。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道夫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大雅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傑錄作自敏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真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卽

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爲恕。無忠則無恕。蓋本末體用也。去

以下兼論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可學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間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爲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會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備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

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干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而而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干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賀孫

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事見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會湊合得。聖人知其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於零碎曲折處都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是大槩已得。久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篤實行處已盡。聖人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略。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是聖人就

知識學問語之。會子就行上語之。語脉各不同。須是見得夫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上看。然後方可說一貫。此
段恕字却好看。方泝流以溯其源。學者寧事事先了得未了
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單了。逐事事都未
會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
人做堦。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末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
如何得。備

問會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會子發出忠恕。
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
上說。會子是就源頭上。而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問
會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
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

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
生氣流注去貫也。林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
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
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
便無信了。淳。謨錄云。會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
學而識之。便是知上說。會子見夫子所為千頭萬緒。一皆
好譬如一樹枝葉。花實皆可愛。而其實則忠信根本。猶氣
之貫注枝葉。若論信則又如花之必誠實處。忠信忠恕皆是
體用。恕如行將去。信如到處所循物無違。則是凡事皆實。譬
如水也。夫子自源而下者也。中庸所謂忠恕。泝流而上者也。

或問夫子告會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子一以貫之之
說。曰。會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會子平日於事上都
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子才點
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恰好。著得

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城悟能曉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所學之淺淡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筭結纜殺頭亦見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過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蓋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日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著實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闕底若使他從此著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

之說時亦豈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著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却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著。那下穿一穿又穿不著。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侷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會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

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柰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會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

一。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

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叉路。卽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而然。則卽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是。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

那一不濟事。如做塿。且從那低處濶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起。却無著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看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推只是推已之難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之。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卽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相似。只輕輕地傍邊傍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剩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略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胡亟○下集注

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曰。曾子偶未見得。但見一箇事是一箇理。不曾融會貫通。然曾子於九分九釐九毫上都見得了。卽

爭這些子。故夫子告之。而今人却是因夫子之說。又因後人說得分曉。只是望見一貫影像。便說體說用。却不去下工夫。而今只得逐件理會。所以與格物致知。夔孫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會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是會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爲造化之妙者。是會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會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會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會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會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淡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爲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

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譬得好。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明作○北祖錄云：曰：何故會子能每事精察而力行，却未知其體之一超兄曰：會子但見粗處，未見精處。先生曰：若說精粗二字，便壞了一

貫之理譬之水在大江中，固是此水流為池沼，亦只是此水流為溝壑，亦只是此水。若曰：池沼溝壑別是水之粗，而大江中乃是水之精者，其可哉？夫子之道，施之事父，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交朋則為信。會子見其事事曲當如此，遂疑有許多般樣，而未知天下只是一箇大道。理雖於事上有千般百緒，只共是這一箇大道。理會子之所未達者，尚有此耳。一是忠所貫者，恕也。是一箇實心，萬法萬事皆自此出。聖人只有這兩端，外此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學者須每事推去，但為之既熟，則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即不足言也。

問：會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會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又問：會子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而明之，欲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又曰：此章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只是一箇道理。又

曰聖人是自然底忠恕。學者是勉然底忠恕。儒相。或問曾子一唯處如何。曰曾子平日用功得九分九釐九毫都見得了。只爭這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上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仁在學者只是忠恕而已。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是一箇是人之仁。能近取譬。便是學者之恕。一箇是天然底道理。與他教他。自此做得到盡處。便是天然底所以如此說者。要使他當時問者曉得。譬如將做底花去。止生成底花。自有優劣。要之這一項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其至只是一箇道理也。欲為逐一字說。如何是聖人。底如何是學者。底一箇如何看。曰如此等字。難為一分說。且去子細看得此樣四五箇字。透徹看他落在何界。分將輕重參較。久久自見。今只說與終不濟事。且如看地盤。一般識得甲庚丙壬戊子逐字。捱將去。永不差誤。久之。又曰要好時。將此樣十數箇字。排在前。前賢所說。逐一細看。教心通意會。便有所得也。賜錄云。問忠恕。曰。解此處。大段用力。一箇是天然底。一箇是人為底。譬如假花來形容。生花一般。為是生花。難說。故把假花形容引他意思出來。然此段說天命。一項說聖人。一項說學者。一箇道理。

問一貫注言。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未
知其體之一。亦是前所說乎。曰。參也。以魯得之。他逐件去理。
會。曾子問喪禮。到人情委曲處。無不講究。其初見一事。只是
一事。百件事。是百件事。得夫子一點醒。百件事。只是一件事。
許多般樣。只一心流出。曾子至此。方信得是一箇道理。問自
後學言之。便道已知此是一理。今曾子用許多積累工夫。方
始見得是一貫。後學如何便曉得一貫。曰。後人只是想像說。
正如矮人看戲一般。見前面人笑。他也笑。他雖眼不會見。想
必是好笑。便隨他笑。又曰。曾點所見不同。方當侍坐之時。見
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莊子中說。孟子反于琴
張喪側。或琴或歌。點亦只是此輩流。渠若不得聖人為之依

歸須一向流入莊老去。寓

叔器問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曰：這不是說一貫便是忠恕。忠恕自是那一貫底注脚。只是會子怕人曉那一貫不得。後將這言語來形容。不是說聖人是忠恕。今若曉得一貫便曉得忠恕。曉得忠恕便曉得一貫。今且說那渾全道理便是忠。那隨事逐物串斂來底便是恕。今若要做那忠恕去。奏成聖人忠恕。做那忠恕去。奏成一貫。皆不是。某分明說此只是會子借此以推明之。義剛

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難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他。卓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錄問如心爲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

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道夫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已。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會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問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
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
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
虐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已及物。仁也。推
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
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
之仁。便是聖人之恕。道夫

楊問以已推已之辨。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已。是自然底意思。推
已。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已。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已。便有折轉意。如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
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

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
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已。不利於
人。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
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問以已推已之辯。曰。以已。是自然。推已。是著力。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
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
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已及人也。淳

胡問以已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已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
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
之人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
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已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

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義剛

以已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與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已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

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義剛

恕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已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

釋却一般端蒙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違道不遠只粘著

推已及物說變孫

問程子謂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已及物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子蒙

問明道言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略假人為以有天人之辯莊祖

忠者天道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天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

言小德以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卓

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閔祖

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炎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

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端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

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

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端蒙

忠恕違道不遠，此乃掠。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己之謂

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

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

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

者，故以忠恕曉之。賀孫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

如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

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

端蒙

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說。

高

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

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為天。至子思忠恕，只是人所

以說違道不遠。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

如此洙

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到。忠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爲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賀孫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洙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謨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推已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自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已及物爲仁。推已及物爲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剩了以已及物一句。如何。謨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謨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

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講貫方盡。漢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用到底只

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文蔚錄云。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

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自

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人盡不用得。若學者則須

推。故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自是兩端。伊川說中庸。則只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

下教人。明道說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耳。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大雅云。程先生說忠恕。形容

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曰。此說

得最好。然一字多在忠上。多在恕上。大雅云。多在忠上。曰。然。

程子說得甚分明。復將元說成段看。後來多被學者。將元說

折開。分布在他處。故意散亂。不全難看。大雅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曰。恕字

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便分

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信。人傑

劉問忠恕。曰。忠卽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爲牛。馬得之

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廣

忠貫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

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名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士毅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

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爲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著力

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

不欺不妄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恕。聖人亦何嘗以

在已之無欺無妄爲忠。若汎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爲恕。但是

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

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

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

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

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

程子又移下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

教有許多細級分明。細

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

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恕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

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謂盡物之

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命。是推以及物處。至

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

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何。曰。尋常數家便說草木蕃。是

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不甚著。各正性命。說推已及物。然當時只是指此兩句來說。

徐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

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擴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分。只就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擴充將去。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

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

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擴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窒

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

集義以下

吳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

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只是推得去。推

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

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

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

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

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

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辯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効。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

也。道夫

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却是
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可學

問盡物之謂恕。與推已之謂恕。如何。推已只是忠中流出。曰。方
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故曰盡物
曰然。可學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爲然。何也。曰。恕字上着盡字
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已。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
別。端蒙

衆朋友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
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轍迹。學
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
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稍都
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
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
而今看得又較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
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
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
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
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
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
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

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爲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亶亶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亶亶不足以言之。然亶亶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南升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爲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已。方爲忠。不待推已。方爲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覩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爲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某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

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人。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天。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賀孫

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則

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者。程子觀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會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則切要處都黑了。大雅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其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其溪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略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略得。茫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略得。兼此段可笑。舊時語錄元自分而為兩。自以已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若只據上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以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某事。亦散而為三。賀孫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會破。謝氏一作侯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端蒙

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溪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餘雖游楊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故一。恕故貫也。洽

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云春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之春生冬藏時。

合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
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
物各得其所時。便是物物如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
命。是那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義剛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
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不息。因論
集義諸家忠恕之說。曰。若諸家所言。却是曾子自不識其所
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一以貫之。道夫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已爲一貫。這自是聖
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以予爲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已
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會子細。纔於半中央接得些小意
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自說一樣道理。某嘗說
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
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言語。硬折入他窩窟裏面。據他說
底。先賢意思全不如此。賀孫

因有援引比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
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恕仁
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
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槩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
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爲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
南康人也。去偽

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怪。自有六經以來。
不會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
管他。於理合管。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者。合責則須責之。豈
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
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
弃之。大雅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
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
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
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
細看。個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
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會理會
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
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
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
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淡好之也。時舉○南
升錄見存
問君子喻於義。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
顧己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於己。
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利
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却那事合當
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
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

截義。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南升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爲利而取之矣。質孫

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量不當得。小人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不取。明作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淡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淡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備

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卽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

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賀孫

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一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變。只如冷底水熱底水。水冷底水熱底一般。淳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關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淳

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賀孫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己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備

問集注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喜之愛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寓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

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升

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爲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了。賀孫

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答人問孝。多就人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子之說。此與阮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一般。箴棄禮法。專事情愛。故也。人傑。集義。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濶。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備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備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備

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明作

以約失之章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

明作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南升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吝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

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

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

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備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

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南升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

之德亦自有類。備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備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

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

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

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備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

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

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

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

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沒理會了。南升

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鄰。是與人同。饒本作是說人之相從易云敬義立而

德不孤。却是說德不孤者。饒本作明道却指此作與物同如

何。曰亦未安。可學

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楊引繫辭簡易之文。說得未是。只用

伊川說。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謨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

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

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

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八

論語十

公冶長上

子謂公冶長章

問子謂公冶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南升

南容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南升

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燾

問公治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况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寓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賀孫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

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南升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賀孫

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明作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脈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萬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明作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祖道

佞是無實之辯。道夫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係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

佞。寓

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為君。然
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
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
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
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義剛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
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
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時舉
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夫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
斯之未能信。則其他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
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
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
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祖道○去偽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
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
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欲進進
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它日成
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祖道○按此無答語姑從蜀本存之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
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入孝。亦只是大

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卽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文蔚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會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會見得。却信箇甚麼。若見人說道這

箇善。這箇惡。若不會自見得。都不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舉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

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

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端蒙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他於

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

強在。曰。未須說行。在目卽便有些小窒礙處。胡泳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

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著去做。道

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寓因問明道所

言漆雕開會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來漆雕

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體通用都知了。會點雖是見得快。恐

只見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爲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卽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會替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會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會替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賀孫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慮。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會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植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

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吝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道夫錄云原憲不能容物近於循守却是收斂近約

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入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此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

為真知。集注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

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係舊本。○刪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謙之錄云是

大底意思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替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替

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辨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會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可學

問：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會替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會下工夫。時舉

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賀孫

王景仁問：程子言會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某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莊祖或問：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會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是做未成底。此亦相類。開是著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較高，但却著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錄

直卿問：程子云：曰：開更密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道夫問：漆雕開與會點孰優劣？曰：舊看皆云會點高，今看來却是開著實，點頗動蕩。可學

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會點。曰：會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文蔚

會點開濶，漆雕開深穩。方子

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儒用

會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問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會子父子却相反。會子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會做了。賜

會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會點，然有向進之意。會點與會參正相反。會參却是積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著落矣。忠恕而已矣。此是借學者之忠恕，以影出聖人自然之忠恕也。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他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既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質孫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明作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

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升卿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明作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謂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粗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

不是全體南升

林問子路不知其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墨點破。便不得白了。夔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錄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木之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

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會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備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况於其他。賀孫集注。

胡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豈聰明作元后。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淳

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賀孫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作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

逐些子照去推尋。備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壽

問謝氏解女與回也。孰愈章。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入德之優劣。顏子雖聞一知十。然亦未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以子貢之知二為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當時答問之旨。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吳材老十說中亦如此論。必大。集義。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為根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南升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

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慾。便是剛真難得。如那

撐着弩眼便是慾。申根便是恁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

勞攘。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

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

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

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

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

有好勇不好學。義剛。淳錄略。

根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人傑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根

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為剛。南升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

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

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

從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

申根也。不是箇塌墜底人。是箇剛悻悻做事。聒噪人底人。○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

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

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時舉。集注。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

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時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

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

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

言不可以躐等。南升。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

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大雅

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滄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能忘物也。篇。此條可疑

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且如所不當為之事。人若能不欲為其所不當為。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

察。便是病痛。怡。亦可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道夫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備

言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

智之性。蓋。解。佐錄云。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截子。

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人傑

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

與天道雜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躡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

問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卽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著人而行之。人傑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爲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又浹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浹洽無虧欠。方得好。南升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

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厚

器之間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著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時舉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義剛

此則與天意只是不與應與此語義剛
更且猶與一劍一刃之精並繼之皆善也此之善也與
此語咬天命之體則與是合則計限則大錯諱云薄也資故
天意只在文章中然聖人嫁人也不然此子貢當和不會
答莫是論此語只與會文章則對天意亦其問否曰也是對
此語野夫坐篇卦實此語卦是與問夫坐不與據丸篇
味器問篇九文章卦天意之篇夫坐向始不與曰野夫坐不與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九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
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
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
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
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
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
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
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

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
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賀孫。不聞既聞
寓錄略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
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
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因是不好。
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錄

問孔文子之諡。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諡。如有十事皆
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
善為諡。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
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厚

問勤學好問為文。諡之以文。莫是見其躬行之實不足否。曰。不

要恁地說。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武王便是不能文。諡以尊
名。節以一惠。如有十事不善。云云同名之曰幽厲。它而今是

能勤學好問。便諡之以文。如何見得它躬行之不足。那不好
底自是不好。而今既諡之以文。便見得它有這一長。如何便
說道是將這一字來貶它。又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諡之非。不
知雙字諡起於何時。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便是只以一字
諡為惠。而今若加二字或四字。皆是分外有了。若如文王之
德如此。却將幾箇字諡方盡。如雙字諡。自周已是如此了。如
威烈王。慎靚王。皆是。義剛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諡。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
文也。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如文字。文王諡曰文。周公亦諡
為文。今孔文子亦諡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

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事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爲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獨

吉甫問經天緯地之文。曰。經天緯地是有文理。一橫一直。皆有文理。故謂之文。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如本朝楊文公之屬。亦謂之文。蓋卿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云。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佐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曰。如織布綃。經是直底。緯是橫底。或問文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只是發見於外者爲文。曰。處

事有文理是處是文。節

因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度。所以責人也寬。壽

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伯羽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耳。獨

問使民也義。是教民以義。先生應。節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爲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

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南升

吉甫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至一。蓋卿錄云。有章是都鄙各有規。知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

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

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南升。時舉錄見下。

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遂它僭。某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時舉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為失。而山節藻梲。亦未為僭。臧文仲所以不得為知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

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必大

臧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事，左氏言不仁不知者三，却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他會說。壽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

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翛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時舉

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爲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明作

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二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

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一。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時舉

履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某注中亦說得甚平。不會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

備一書
錄別出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愠之色。有喜愠之心。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亦是大家。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大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舍。且當時有萬千拚捨不得不去底。如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書

問令尹子文之事。集注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

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會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壯祖。集注。

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廣。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銖。此說可疑。

問集注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

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賜。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熹。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

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去偽

夷齊之忠清，是本有底，故依舊是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賜

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猾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可學

師却問云云，曰：大槩看得也是。若就二子言之，則文子資稟甚高，只緣他不講學，故失處亦大。

子文、文子一章，事上迹上是忠清。上蔡解見處是仁。子文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容有質厚者能

之，若便以為仁，恐子張識忠清而不識仁也。方集義五峰說：令尹子文、陳文子處，以知為重，說未知焉得仁。知字絕

句。今知言中有兩章說令尹處，云：楚乃古之建國，令尹為相，不知首出庶物之道。若如此，則是謂令尹為相，徒使其君守

僭竊之位，不能使其君王天下耳。南軒謂恐意不如此。然南軒當時與五峰相與往復，亦只是講得箇大體。南軒只做識

仁體認，恐不盡領會五峰意耳。五峰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對地沉淪，不能得出。替

問：五峰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枘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

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慍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

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略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

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

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愠。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研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卽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文蔚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時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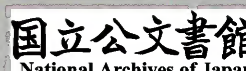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

壽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如何。曰。這
是其當問公底。某云。若是思之未透。雖再三思之何害。先生
曰。不然。且如凡事初一上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
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
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治長一篇。如微生高
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
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
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
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
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
著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

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
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
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
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
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
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
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
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
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
只道是似閑。賀孫

又問乞醯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
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



審。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况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

審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審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南升
問審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賜

審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濠子之之辭。端蒙

通老問審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爲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爲。故文公以爲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可學

九二言類卷二十九
十一
竊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會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沉晦不認
爲已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
可及也。去偽

問竊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
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竊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
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爲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
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人傑

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
間都做壞了事。如竊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
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壽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
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

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
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禹

問竊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
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可學

問竊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
以免患是也。木之。集注。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
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
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
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
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能

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廣

周元興問竇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淡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錄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入學。竇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爲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旣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得也。時舉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于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會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明作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

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狷底成。不是今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備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采成文之謂章。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

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畱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如坐井觀天。彼自以為所見之盡。蓋窟在井裏。所見自以為足。及到井上。又却尋頭不著。寧可理會不得。

却自無病。

人傑

先之問孔子在陳。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至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時舉

問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也。故欲歸而傳之。問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略。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南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了。又曰。文振說文字大故細。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

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遯世高尚。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釋氏。子桑。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文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廢墮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壽

蜚卿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

事。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斐只是自有文采。詩云。有斐君子。萋兮斐兮。成章是自有箇次第。自成箇模樣。賀孫問集。注謂文理成就而著見。是只就他意趨自成箇模樣處說。又云。志大而略於細。是就他志高遠而欠實做工夫說否。曰。然。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

賀孫。注集。

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略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為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廣

問集注謂文理成就如何。曰：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銖

符舜功問集注釋狂簡之狂，皆作高遠之意，不知罔念作狂之狂，與此狂字如何。曰：也不干事，又問狂而不直如何。曰：此却略相近，狂而不直，已自是不好了，但尚不爲惡在。若罔念作狂，則是如桀紂樣迷惑了。義剛

問：恐其過中失正，而或流於異端，如莊列之徒，莫是不得聖人爲之依歸，而無所取裁者否。曰：也是恁地。又問：子夏教門人就洒掃應對上用工，亦可謂實，然不一再傳，而便流爲莊周

何故。曰：也只是韓退之恁地說，漢書也說得不甚詳，人所見各不同，只是這一箇道理，才看得別，便從那別處去。義剛

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遁世高尚之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死生芥蒂胸次。孟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三寶，一曰不敢爲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節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拱壽

文振問：不念舊惡，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

惡其惡也。時舉。南升錄云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方子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之有惡自家合當怒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箇介僻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壽

問蘇氏言二子之出。意其父子之間有違言焉。若申生之事。歟。不念舊惡。莫是父子之間有違言處否。曰。然。問孟子所言伯夷事。自是如此孤潔。諫武王伐商。又都是伯夷。而叔齊之事不可得見。未知其平時行事如何。却並以不念舊惡稱之。曰。讓國二子同心。度其當時必是有怨惡處。問父欲立叔齊不立伯夷。在叔齊何有怨惡。曰。孤竹君不立伯夷而立叔齊。想伯夷當時之意亦道我不當立。我弟却當立。叔齊須云兄當立不立。却立我。兄弟之間自不能無此意。問兄弟既遜讓。安得有怨。曰。只見得他後來事。當其初豈無怨惡之心。夫子所以兩處皆說二子無怨。問某看怨是用希之語。不但是兄弟間怨希。這人孤立。易得與世不合。至此無怨人之心。此其所以為伯夷叔齊歟。曰。是如此。或問

問蘇氏父子違言之說。恐未穩否。曰。蘇氏之說以為已怨。而希字猶有些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絕無怨矣。又不相合。恐只

得從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
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卽止不復責他。
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淳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醜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
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去偽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覓一物。
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
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爲你乞得。熹

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
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顯
比一段說最詳。賀孫

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狗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
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狗物。
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南升集注

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
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
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醜有甚難
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
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
術。淳錄云。若是緊要底物。我無則求與之。猶自可。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
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
爲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人。

已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已取之。必當嚴。楊問文
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寓
問張子韶有一片論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說亦然。曰。此無他。
此乃要使人回互委曲。以為直爾。噫。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
推此以往。而不為枉尺直尋者幾希。大雅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
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
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
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
亦是關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
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
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

誰歸。賀孫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
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
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義剛
問足恭。曰。足之為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
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蓋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
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問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
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去偽。蓋錄云。這便是乞醯意思。一般所以記類。

此於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世守元亞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義剛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熹

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淳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

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廣

問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人傑

顏淵季路侍一段。子路所以小如顏淵者。只是工夫粗。不及顏淵細密。工夫粗。便有不周徧隔礙處。又曰。子路只是願車馬衣服與人共。未有善可及人也。備

問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曰。這只是他心裏願得如此。他做工夫只在這上。豈不大段粗。又曰。子路所願者粗。顏子較細向裏來。且看他氣象是如何。備

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

無私而與物共者。銖

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恪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植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粗。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已。顏子念念在此間。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節

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已。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間。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衆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煞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端蒙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子路與顏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已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裏做。恭甫問子路後來工夫進。如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這却見於裏面有工夫。曰。他也只把這箇做了。自著破敝底。却把好底與朋友共。固是人所難能。然亦只是就外做。較之世上一等切切於近利者大不同。孫賀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

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植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

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

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

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

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

顏子自是深潛淳粹。淳錄作縝密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

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

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叔器再

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且粗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

此理。這裏都黑卒卒地。如猫兒狗子。飢便待物事喫。困便睡。

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

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

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義剛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功夫處否。曰。這也

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

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

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

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

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

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

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熹

亞夫問子路信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燭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做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著力去做。然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時舉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道夫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眾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眾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至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所志者。不過朋友而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者。粗。顏子之所言者。細也。壯祖。伊川諸說。罔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為此其所以異也。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為

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人傑

舊或說老者安之一段。謂老者安於我。朋友信於我。少者懷於我。此說較好。蓋老者安於我。則我之安之必盡其至。朋友信於我。則我之為信必無不盡。少者懷於我。則我之所以懷之必極其撫愛之道。却是見得聖人說得自然處。義剛。集注。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身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

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會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會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著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禮道。夔孫錄云。二子言志恰似新病起人。雖去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又曰。古人為學。大率體察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

老者負荷。老者卽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
注云分辯之意也。賀孫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升卿
叔蒙問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些小潑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較財物。這箇是我底。那箇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得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上。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也只與願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做相似。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無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爾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麤糟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

裏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問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南升。時舉錄云。文振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

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重粗皮。子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文蔚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讀書須迎前看。不

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且如公說從仁心上發出。所以忘物我言語也無病也。說得去。只是尚在外邊。程先生言不私已而與物共。是三段骨體。須知義理不能已之處。方是用得。大抵道理都是合當恁地。不是過當。若到是處。只得箇恰好。事親若會子可也。從周

顏子之志。不以已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已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道夫

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已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德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為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絕否。曰。固則是。只

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未之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淳

問亞於浴沂者也。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義剛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此是子路有志求仁。能與物共底意思。但其心不為車馬衣裘所累耳。而程子謂其亞於浴沂。據先

生解會點事煞高。子路只此一事。如何便亞得他。曰。子路是箇資質高底人。要不做底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粗。不如顏子之細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廣

問願聞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會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間。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會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會點邪。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會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曰。他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其後來作功勞

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至之云無施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

好。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為功。義剛

問施勞與伐善意思相類。曰。是相類。問看來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事業上說。問程

子言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看來不自私已。與知同於人亦有些相似。曰。不要如此疑。以善者已之所

有。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寓

問集注云。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炎錄云。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

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

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虺。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粗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曰。這道理只爲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

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濶。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質孫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的。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明白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

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做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義剛錄作今不將他做處去切已理會體認分明著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會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會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義剛錄作如此去做將久便解似他他那優劣自是不同何必計較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畫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

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

淳○義剛同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做。未能恣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道夫○附

問謝氏解顏淵季路侍章。或問謂其以有志為至道之病。因及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竊謂謝氏論學。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聖門狂簡之徒歟。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釋老意思。向見其雜文一編。皆不帖帖地。如觀復堂記。如謝人啓事數篇。皆然。其啓內有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必大○或問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必夫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會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賀孫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熹

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質。曰是。義剛



